

面对面

闭馆一年,中国丝绸博物馆即将重新开放

本报记者对话馆长赵丰,他的想法和很多同行不同

丝博之欲,指向时尚影响力

本报记者 马黎

杭州玉皇山路上的中国丝绸博物馆,已经一整年没有任何消息了。

记者写的“最后”一篇稿子,是去年8月1日,丝博正式闭馆,进行整体的改扩建。

一年过去了,这个星期,很久不见的馆长赵丰给记者打来电话:8月27日,我们馆会布展完毕,已经准备好开放,迎接大家的到来。

具体的开放时间,赵馆长说,会通过本报第一时间公布。那么,一年过后,丝博馆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?前些天,本报记者独家探营。

作为一个跑丝博跑了5年的老朋友,我对这家博物馆的印象,一直偏向传统,有很多“老”的东西,民俗的,蚕桑的,非遗的,是介绍中国古代丝绸纺织服装文物的专业类博物馆。

但是这周,我花了两天时间,泡在新馆里,发现眼睛根本停不下来,因为,丝博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“人”,让人惊艳不已。

光是新馆里最大的亮点——一个全新建成的“时装馆”,就足够眼花缭乱了。它囊括了四百多年来,西方时装的经典款,《唐顿庄园》、《理智与情感》即视感的复古服饰,1960年代的香奈儿……还有中国时装一百年来,从民国旗袍,到最新的劳伦斯·许的设计爆款……

时装,也是文物

记者(以下简称记):开馆20年后第一次改扩建,当时是怎么考虑的?

赵丰(以下简称赵):我学的是丝绸历史,刚进馆时,对博物馆不是特别懂。当馆长后,更加全面开始考虑这个问题。我们一直在面对丝博20年的缺陷,很多功能不完善,特别不完善的,是跟当下结合的这一块。

记:对,我看到馆里就是一个古典园林,比以前规划得更加美了,就算不看展览,也可以在园子里呆上一天。而且,据说这些花草也是“小心机”的?

赵:是的,比如新开辟了一块染草园。染料植物是有季节性的,不像普通花草天天开花。我们最近刚种了凤仙花,它的颜色,可以直接染女孩子的手指甲。你看到,池塘里还种了荷花,其实,它也是染料植物,荷花的莲子,可以染褐色,这在《天工开物》里有专门记载。

记:这一次改造,变化实在太大了,不再是走传统、历史,或者是非遗的概念,变得非常国际化,您说馆内光是国外的时装,就是4



赵丰

万多件,这些衣服,怎么放呢?很多人会觉得,时装,好像不是文物。

赵:人创作出来的东西,都非常珍贵。时装也是文物,要看它的珍贵程度。而在博物馆里的东西,我们叫藏品,所有珍贵的藏品,都需要得到保护。

但储存纺织品,和储存时装,完全是两个概念。时装是立体的。中国服装是平面的,叠好平摊在抽屉里就行,时装不能这样做,需要有立体的挂的空间,而时装的牢度比一般古代的要牢。

建馆到现在20多年,其实,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的库房,之前是改造了一个锅炉房,又借了别的地方存放我们的藏品。这次,我们新建了一个藏品楼,完全按照国际一流的库房标准,文物保护的理念,而且在建之前,我们派人访问了欧美、日本所有重要的博物馆库房,看看他们如何保护时装,然后把先进的理念引入丝博。

记:比如呢?

赵: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(简称V&A),是世界上最做时装最好的博物馆,有着世界上数量最多、种类最全的服饰收藏。他们刚刚新建成一个纺织品和时装的库房,里面可以挂时装,挂大面积的镜框,还有小的首饰。我们引进了他们的储存柜理念。比如,首饰就放在类似放大标本的抽屉里。大的归大的,小的归小的。

一个丝绸博物馆,是跟艺术、时尚相关的博物馆,哪怕是库房,我们也希望有设计感。比如我们买的柜子,一般都是铁皮柜、公文柜的样子,我就是不要那种感觉,全部重新做,做成银灰色,而三层库房,也做成黄、蓝、红,三个色调。

博物馆要注重时尚影响力

记:但是,在看似很传统的丝博馆,建一个全新的时装馆,这需要很大的勇气,您怎么会有这个想法?

赵:我们想做时装的想法,在2009年左右就有了。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博物馆,在社会上的地位、关注度越来越低,除了一些外地游客来买买丝绸,我们离社会、当下,越来越远。

记:您觉得原因是什么?

赵:随着杭州丝绸企业越来越少,丝绸产

业基地从江浙沪转移到云南、贵州、广西这些地方,东桑西移,这是大布局的变化。这个变化,跟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有关,这个城市和社会越来越发达,劳动密集型,土地密集型的行业,并不适合在这里发展。

记:所以,您必须把人们的关注点拉回来。

赵:我们必须要跟当下契合,所以,这么多年,我一直在看国外的博物馆,他们是怎么做的。

比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,这样一个综合性博物馆,他们每年要办无数展览。但他们告诉我,每年的时装展,是最受欢迎的。它一开展,就排到了top10,后来,直接飙到了top1,人们发现,时装是最受欢迎的东西。

记:比如什么展览?

赵:大都会做过一次亚历山大·麦昆回顾展,小贝夫妇都来了,一票难求,这就是时尚的影响力。

4万件西方时装

记:其实,丝博这些年一直在做这样的尝试。我在北京参加过你们的“20年时装回顾艺术展”。每年年底,你们还会办年度时尚回顾展,也办了5年了。只是,知道的人一直不多,但丝博一直在默默积累“人脉”和人脉,这次改扩建,就一鼓作气,让大家惊呆了,这里居然收了这么多一流设计师的代表作。但最惊艳的,还是西方时装馆,每个女孩子走进来,都不愿意出来了。做了中国时装馆,为什么还要做西方时装馆?

赵:西方时装传入中国,大约是在一个世纪之前,我们今天所用的服装或是时装,就款式的基本型而言,就是西方的。国内如今有上百个设有服装设计专业的院校,他们有一门必修课,是西方服装史。但问题是,上课想看实物,国内基本找不到,没地方去看。作为我们天天穿着的基本款,我们却看不到它的发展历史过程。

2011年起,我们从美国征集到了一批西方时装,成为丝博的永久藏品,有近4万件,这次展出的,只是400件。

记:展品会换吗?

赵:会换,但不一定做展览。我们以后会把所有藏品放上网,实现数字化。而对于专业观众,我们想提供他们观摩库房的机会,可以专门来挑一些东西看,因为他们更需要看细节、材料、纹样。

记:跟普通人生活关联度这么大,这好像在其他博物馆里,不太能见到。

赵:我的博物馆理念,是文化遗产的保护、传承、创新,在一个博物馆里要整体的实现,尤其一个专业类博物馆,应该这样做。中国古老的丝绸,是我们的核心,但我们必须把丝绸延伸到当下的服装。

因为服装和人们的生活,特别密切,服装是时尚最好的载体。我以前说,为什么人们总喜欢穿新衣服,因为容易显摆。新车,也是如此,但如果你买了一个新碗,好像不容易拿出来晒。所以古代有舆服志,就是车和服装。

我希望渐渐地,丝博不仅是一个博物馆,而且能引导一种时尚生活方式,告诉大家,什么是美的,而人们可以从美好中,再发现灵感,寻找设计元素,因为时尚就是一种循环。



嫫祖雕塑



装修一新的丝博馆内景



丝博馆内的鞋陈列柜

逛一逛

本报记者独家探营,新建的“时装馆”里有什么稀奇

那件最珍贵的旗袍,真让我意外

冷清秋的“文明新装”

看到这件中国版的“少女制服”,我脑子里出现的是张恨水小说《金粉世家》里的冷清秋,标准的女学生打扮。

都说旗袍是“最中国”的服装,但在20世纪20年代,也就是旗袍形成和成熟的时候,它其实是很纠结的,一方面,传统女性向往时髦,吸取了西洋服饰的裁剪方法,另一方面呢,人们又很留恋几千年习惯了的上衣下裳。

于是乎,时髦和传统碰撞,这种“文明新装”出现了,它是在20世纪初流行的一种大襟紧身短袄——请注意名字,此时,旗袍还没有真正形成,可是说,它是旗袍形成前的必经之路。

它的基本款,上面是短袄,下面搭配一条穿套式大裙摆、长至足踝或者小腿部的黑裙子。

这件上衣看着简单,其实很讲究:衣摆要圆弧形或平直形,摆长在臀部以上,衣袖长到手肘,袖口喇叭形,一般七寸大。

太太的“假两件”

刚说到旗袍的形成,尤其是1920年—1950年,这30年中旗袍的历史发展,究竟是怎么变化的,丝博这次在时装馆中,做了清晰的展示。每个时段,都选取了标志性的一件实物。

我问,这么多旗袍,哪一件最珍贵?

是一件。但是,它看起来那么不起眼,颜色也比较古板,并不是我们印象中的华丽。而它的名字是这样的:倒大袖旗袍马甲。年代为20世纪20年代。

请再次注意,这也不是一件正儿八经的旗袍,但它确实是旗袍发展史中具有重要价值的一件实物。

旗袍最开始是长马甲+倒大袖短袄(倒大袖,就是现在的喇叭袖)的搭配,两件是分开的,套在一起穿就行,这是民国女性最流行的



文明新装

“假两件”

紧身胸衣+礼裙

服装。这一件,你看到也有两部分,一件黑色花卉纹蕾丝长马甲,一件条纹方格绸倒大袖,但这两件,是缝在一起的,就是我们说的假两件,这便是现代旗袍形成的前奏,一件衣服上,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从长马甲发展到旗袍的过程,这是旗袍真正成型前的“那一刻”。

而真正意义上的旗袍,出现在1925年。

朱丽叶的紧身胸衣

必须优雅地请出时装馆最耀眼的一条礼裙!它的年代:约1680—1700年。

很多姑娘喜欢欧洲那个时代的服饰,因为复古,但如果你不是瘦成闪电,请慎重选择。

不相信?先看这件上衣,其实有两个部分。连着袖子的,叫紧身胸衣。这是16—18世纪欧洲很流行的一种上装,袖子可脱卸,或者无袖。为了塑形并支撑胸部,胸衣往往使用藤条或者鲸须来定型……请忍住痛。

嗯,那是一个没有bra的年代。

这种紧身胸衣,一般前面可以系带子,闭合,自己就可以“勒死”自己。但讲究的是,如果是侧面和背部系带子闭合的,那是专门给能雇得起仆人帮助自己穿衣服的富小姐穿的。

而这件胸衣,就是背后系带的,用数根

鲸骨支撑。你以为这就够了?上装中间,还有块倒三角形,是用绿色丝线和金属线绣成的。这,又是一件三角胸衣,它是专门用来装饰女性外衣或者紧身胸衣前部的三角形饰物。它呢,或缝,或钉在胸衣前面,要么就用胸衣的系带固定。

最后,才是这件礼裙,它用了非常珍贵的织锦缎面料缝制,裙上的图案是康乃馨。可见,这个女子身份之高贵,你可以把她想象成莎士比亚笔下的朱丽叶,或者《堂吉珂德》里的达辛尼亚。

但,这样的胸衣,要怎样的腰才能穿进去啊?

小到1尺5,正常尺寸也要1尺7。到了19—20世纪,不管是贵族,还是普通人家的姑娘,或是女仆、厨娘,大家都是这么穿过来的。《飘》里面,郝思嘉原来腰身1尺7,不算骨感,生了孩子后变成1尺9了,她就很紧张,让黑人老太太给她勒腰,痛苦死。

但还得穿啊!所以欧洲那个年代,流行一种时尚动作——晕倒。当时的姑娘,以较弱、敏感为美,晕倒反而体现美,你知道豌豆公主吧,那才是淑女。 本报记者 马黎/文 吴煌/摄

感谢中国丝绸博物馆楼航燕、薛雁、周暘对本次报道的支持